

前 言

《巴彦淖尔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和读者见面了。

本辑所选文稿，主要是我盟近、现代史，即晚清、国民党和日伪统治时期的具体史料。文中所叙述的事实，大都是撰稿人的亲历、亲见和亲闻的有血有肉的“活资料”。我们编印这本选辑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存、积累、充实与丰富巴盟近、现代社会的历史资料，以供历史研究者、教育工作者、文献工作者和其它有关方面参考。

文史资料的征集、出版工作，乃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也是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一项新内容。实践证明，搞好这项工作，不但对青年一代的教育，而且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我们巴彦淖尔盟是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占大多数，包括有回、满、达斡尔、朝鲜等各个民族，除了经历清末、民初、北洋军阀、国

民党反动统治外，还经历了一段时期的伪蒙疆政府历史怪胎的统治。在如此多民族、有着悠久历史的地区，经历如此错综复杂的剧烈变化，其具有极为丰富的重要史料自不待言。这就希望我盟具有丰富阅历的老人，积极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踊跃撰述。

文史资料的征集时限和范围，应该是从戊戌政变至文化大革命前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包括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民族、宗教、社会生活以及其它足以反映当时社会面貌的各个方面的史实。撰写以不拘体裁，不求完整，只要真实具体反映历史事件的真相，具有一定史料价值和启发作用的，均予采用。由于每个人的经历所限，撰写是从不同角度来叙述的，都不免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内容不可避免的有些出入，观点也不可能完全正确，对同一事件，不同人的记述也往往不一致，我们都予以保留。因此，需要各方面读者、知情者予以补充订正。

在新的历史时期，文史资料工作要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从“左”的思想影响下解放出

来，同时防止右的倾向，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充分反映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总结好过去的工作，特别要抓紧“征集”和“抢救”资料的工作，提高稿件的质量。

由于我们的水平低、经验少，在选编中难免有错误之处，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并和各地政协组织及其它文史工作部门交流经验，以进一步提高《巴彦淖尔文史资料选辑》编辑的质量。

巴盟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三年十月

巴彦淖尔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辑

目 录

	前言
(1)	解放前乌拉特西公旗贵族喇嘛之间的权利斗争史华吉日戈撰写 张世杰协助整理
(58)	河套解放前后的见闻董炎炳
(88)	忆原米仓县“九·一九”起义吕济世
(94)	在“绥西行署”期间的点滴见闻董玉奇
(106)	对傅作义在河套时期组建动委会和实行新县制的回忆苏希贤

- (124) 伊斯兰教在陕坝的传播与发展
.....王维孝、马生林
- (129) 河套基督教会组织发展概况
.....聂思聪
-
- (136) 临河李记“德和泉”的兴败
.....杨自立 张美欣,
刘培荣、梁杰走访
刘培荣整理
-
- (162) 巴盟文史资料征集撰写参考纲目
...盟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
- (170) 封面：阴山岩画说明
-

解放前乌拉特西公旗 贵族喇嘛之间的权利斗争史

华吉日戈 撰写

张世杰协助整理

乌拉特西公旗（现称前旗），过去，原系乌拉特三公旗的组成部分。其地理位置大体上（因乌拉特三公期之间向未明确划分过界限，故称大体上）在绥远土默特旗之西，伊盟杭锦旗之东，南隔黄河与达拉特旗相望，北与乌拉特中公旗为邻。

境内草场辽阔，山脉纵横。闻名全国的乌拉山横亘全境。山势巍峨高耸云霄，天然生长着的松、柏、杨、桦等树木，葱葱笼笼覆盖着整个山区。由于树木茂盛，形成了一个绿草如茵，红花似锦的大牧场，负载着千万只牲畜的繁殖生息。除此以外，山上还出产党参、黄芪等多种名贵药材，青羊、梅花鹿等各种稀有野生动物。

绕境还有黄河水流过，它灌溉着乌拉山南边东至图和木湖、塔本布浪，南至苏木吐，桑布黄盖，西至莫利套勒盖、苏海滩、查干套海、毛力其格哈，北至山脚附近等大片牧场。在乌拉山以北，尚有明安川、余太、苏都伦呼都格、千里庙等广阔牧场。所有这些牧场都是水草丰盛、牛羊肥壮，对发展畜牧业具有无比的优越条件。

位于青山绿水之间的乌拉特西公旗，气候温和，风景宜人，在这样优美环境里生活着的广大牧民群众，按理说，应该是六畜兴旺，农业兴隆，生活美满，吉祥如意地过日子才对。但实际却不然。由于蒙古人民头上世世代代压着封建势力与宗教统治这两座大山，因此面对着山青水秀，畜壮膘肥的良好自然条件，也无补于改变牧民大众所处的贫困地位。特别是在进入三十年代里，西公旗上层人物贵族、喇嘛之间，经常不断地发生争权夺利的斗争，这就更使广大牧民处境日坏，生活也每况愈下了。

王公、喇嘛原为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用以统治蒙古人民的政治支柱。统治者只有通过王

公、喇嘛才能实现其统治内蒙古人民的罪恶目的。但他们利用王公、喇嘛的方法多种多样，变换莫测。有时拉拢，有时挑拨；有时分而治之，有时以夷制夷等等。请看三十年代发生在西公旗上层人物之间争权夺利斗争的闹剧中，背后都有他们在作怪。

所谓乌拉特三公旗者，原是这三个旗的统治者，在清朝时代同被皇帝封为“公”爵。而西公旗的统治者被授为“镇国公”，因位于乌拉特之西，所以称为西公旗。本文中提到的王公，实乃对蒙旗统治者笼统的称呼，在西公旗有“公”无“王”应予说明。

在蒙旗掌握旗政者称为扎萨克，他是全旗权力的主宰者，为一旗之长。在三十年代，西公旗政府（衙门）的组织情况大致如下：旗扎萨克下，设有左右两个协理（吐斯拉格其），协助扎萨克处理事务，称为东官府，西官府。在协理之下，设一个总管管理旗务。总管之下，设有两个梅林章京，三个参领，分别管理地方事务。当时全旗划分为十二个苏木。两个梅林章京各管六个苏木；三个参领各管四个苏

木。苏木设有苏木章盖，具体办理地方行政事项。旗府设有军队，用以维护治安。

在宗教方面，全旗共有寺庙二十四座。在这些寺庙之上有一个旗庙。旗庙对其它寺庙有宗教上的领导权。当时西公旗的旗庙为梅力更庙。该庙建立在哈叶胡同北山口旁，是一座具有西藏建筑形式的、富丽堂皇的大庙宇。当时庙上共有七个活佛喇嘛，其中以梅力更活佛的地位为最高。

各寺庙都有自己的土地和畜群。所有这些庙产，都由活佛喇嘛来支配，这已成为活佛们的特权，甚至连旗扎萨克对之也无权插手或过问。

宗教是吗啡剂，是鸦片烟，它是套在蒙古人民脖子上的精神枷锁。千百年来，蒙古民族由于信仰喇嘛教，不仅造成了人民的愚昧落后，也更招致了民族人口的急剧下降。

总之，解放前蒙古民族“贫、病、愚”的主要根源，都是和封建统治与宗教信仰分不开的。在西公旗来说，又加上贵族与喇嘛之间的无休止地权利斗争，以及长城自毁，引狼入

室的自杀作法，更造成民不聊生，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

二

在二十年代时期，执掌西公旗旗政充当扎萨克的原为贺喜格德力格尔。可惜他有福无寿，不幸早亡。贺喜格德力格尔生前无子，因此，在他死后，旗扎萨克的职权由文书协理额尔和道尔吉（额宝斋）代行了几年。

及至二十年代中期，额尔和道尔吉觉得不能再长期代理扎萨克职权了，于是他就开始在全旗贵族台吉中物色扎萨克人选。经过精心选拔，终于物色到了在公庙子出家当喇嘛的台吉石拉布多尔济，有资格充当旗扎萨克。在人员选定后，经报请乌兰察布盟盟长和绥远省政府批准，任命石拉布多尔济为乌拉特西公旗扎萨克。执掌旗政。

石拉布多尔济在受命后，立即还俗，然后就任扎萨克职位，执掌了旗政。石拉布多尔济本为“贝子”爵，后来在一些文件中有时称他为“石王”。这是一些人不了解蒙旗情况，误以为凡当旗扎萨克者一定都是王爷，因此，随

便给石拉布多尔济加以“王”称，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石拉布多尔济执政后，马上娶了一妻，名叫孟根其其格。但婚后数年，女人并未生育。为了后代子嗣计，他又在达拉特旗娶来名叫花儿的女人为次妻。自从花儿进门以后，石拉布多尔济厌旧喜新，与花儿打的火热，反而逐渐地疏远了原配夫人。不久，其大妻忧郁而亡。从此，石拉布多尔济无所顾忌，每天与花儿吃喝玩乐，不理旗政，以致大权旁落在一些旗府官员手里（主要落在额尔和道尔吉手里，他把持旗政前后约三十年）。他们横行霸道，为所欲为。从此，旗内人民的生活更陷于困境。

自从石拉布多尔济登上旗扎萨克的宝座后，他不仅沉湎于酒色；过着吃喝玩乐的生活；同时，并又征集工匠、人夫、大兴土木，在乌拉山敦达高勒（东大沟）修建起大批宫殿式的房屋。与此同时还制定了奴隶当差制。令全部奴隶分期分批的无偿的来衙门服劳役。如背柴、放牧、挤奶、背水、做饭等等。每月轮换，定为常规。为了保护他和他全家的身家性

命，他特地在牧民中选出了身强力壮的青年二十多人，组成卫队，日夜守护在他的身边。

石拉布多尔济原因无子才娶花儿为次妻，但几年来，花儿宛如石田一块，并未开花结果，没有给石拉布多尔济生出子孙后代来。鉴于此种情况，在属下们的劝告下，石拉布多尔济又娶了第三房女人。

这个女人汉名叫奇俊峰，蒙名色布勒玛。其母原为阿拉善旗人，后嫁到达拉特旗，人称为阿拉善夫人。奇俊峰为其养女，系达拉特旗人，其娘家住在五原西边的西仓。从奇俊峰进门后，石拉布多尔济一反过去喜新厌旧的故态，他仍然亲近花儿，对奇俊峰感情淡薄，关系疏远。致使奇俊峰不得不常期住在娘家。一直到石拉布多尔济临死前，才回到石家来。

尽管石拉布多尔济娶妻三人，但都未曾生育。后来又在一九三六年间，娶了一个乃玛斤为四妻，也没生养。当年秋，石拉布多尔济就逝世了。

三

当时，乌拉特西公旗的形势是，虽然在名

义上石拉布多尔济为旗扎萨克，是一旗之长，但实际上他却不能在全旗范围内行使他的全部权力。原因是：官府和寺庙的势力已经强大，形成了各据一方，进而与石拉布多尔济相抗衡的地步。这些官府、寺庙都拥有大量土地，进行收税吃租。在府、庙里，他们也设官分职，如任命德木其、控热巴（寺庙的管事、保管）、管家、会计等职务，为他们经营管理府、庙大事。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不受侵犯，官府、寺庙都从所属奴隶中抽出壮丁，编成军队，用以保卫他们的身家性命和财产。

当时，全旗势力最大的官府、寺庙有三个，这就是：额尔和道尔吉官府，梅力更庙活佛喇嘛，公庙子大喇嘛达格丹（亦叫迪克丹）。寺庙都住在乌拉山南面的山脚下。由郭达高勒往西二十公里处为大喇嘛达格丹居住的呼和宝力格，往东二十五公里处为梅力更活佛居住的梅力更沟口的梅力更庙。至于官府额尔和道尔吉则住在三湖河畔。

梅力更庙在清王朝时期，曾被皇帝赐名为“兴旺宗教庙”。因此，这座寺庙在全旗声望

最大。在宗教界中也享有特殊的待遇，及至传到第八代活佛——也就是最后一代活佛时，寺庙的土地、牲畜数已达到很可观的数字，而庙里建立起来的军队和装备也比较精良。

由于官府和寺庙的势力逐渐强大，旗扎萨克石拉布多尔济的权势不断地受到挑战，终于发展成错综复杂的权利斗争，并进而形成火拼的局面。致使旗政日非，人民生活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从现象上看，矛盾的起因很多，但引起石拉布多尔济与官府、喇嘛之间发生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一个权利问题。现分别叙述如下：

（一）按照西公旗惯例，寺庙财产有自主权，旗扎萨克是不能向寺庙土地、畜群收税的。可是当时梅力更庙拥有土地八百顷，牲畜若干群。石拉布多尔济对于这些庙产垂涎欲滴，眼里冒火，竟然提出了违犯惯例的要求。当时他要求从梅力更庙的收入中征税。对此，梅力更活佛严加拒绝，从而双方闹翻了脸，后来竟发展到了剑拔弩张的斗争局势，结束了以前封建贵族与寺庙喇嘛的和平友好关系。

(二) 达格丹大喇嘛是石拉布多尔济的堂叔父。达格丹之亲兄达汗官府死后，其子巴图巴雅尔充当右协理，但有名无实，没有实权。达格丹大喇嘛深切希望西公旗扎萨克的职位掌握在自己亲侄儿巴图巴雅尔之手，但经过暗中努力，始终未能如愿，因此，他把石拉布多尔济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不过达格丹准备推翻石拉布多尔济的工作是秘密进行的，由于采取的方法十分隐蔽，所以矛盾尚未公开化。

(三) 额尔和道尔吉与石拉布多尔济是导致矛盾公开化的肇事者。主要原因是由于额尔和道尔吉的长子曼头与花儿私通。详情如下：

一九三〇年初，额尔和道尔吉居住在三湖河畔自己的家中，他除了靠收土地租税过活外，自己也养了一群牛，由于他身为官府，身边也有几十名卫兵保护，由其长子曼头率领。

在三湖河畔有石拉布多尔济的敖特尔（流动放牧的倒场地），距额尔和道尔吉住处才一里来路，互相都能看得见。每年秋天石拉布多尔济都到敖特尔里来。这年他又带上花儿夫人

· 住在敖特尔里。

· 此时，曼头每天都在三湖河畔游荡，表面上在打鸟，实际上他是在打花儿的主意。花儿经常也到三湖河边出游，与曼头常常会面。久之，男有情，女有意，两人遂定了私约。一九三三年夏天的一个晚上，花儿忽然打发丫环来叫曼头到她家。曼头喜出望外，立即穿上大衣，佩上手枪走去与花儿会面。正当他们恩恩爱爱，卿卿我我的时候，不料好事多磨，在午夜时分，忽然来了几个人，从花儿房中拖走了曼头，并没收了他的手枪和外衣，把他关在一间空房中。幸亏门上没有上锁，因此，在天亮之前，曼头安然逃回了家中。

· 这天，石拉布多尔济正在去梅力更庙拜佛的途中住宿。次日清早正准备出发之际，忽然，看见府内的管事人员巴图乌力吉等人跪在面前，手捧曼头的枪支和衣服，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当时石拉布多尔济并未表示态度，依然带上从人去梅力更庙拜佛去了。及至由梅力更庙归来后，他唯一的措施是：把原捕获曼头的人加以痛打，并把他们赶了出去，借以自慰。

四

花儿夫人与曼头私通事被揭露后，奇怪的是，此事是乎无人过问。即石拉布多尔济并没有责备其妻的不忠；而协理额尔和道尔吉也未对其子的犯上行为作任何处理。表面上看来，非常平静，此事似乎不了了之。其实不然，背后正孕育着一场杀机，最后终于爆发了导致全旗分裂与垮台以及连绵不断的自相残杀。

为什么石拉布多尔济没有立即处置曼头呢？这是因为额尔和道尔吉身边备有重兵，并由曼头率领，如仓猝处理，后果将不堪设想。但如不惩罚曼头，胸中之气又十分难耐。经过左思右想他终于想出了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来，他马上派人告诉额尔和道尔吉，让他立即交出枪五十支，马五十匹，用以赎曼头之罪。实际上他打算在额尔和道尔吉交出枪马后再抓曼头治罪。

这时曼头早已逃奔外地躲避去了，只有其父额尔和道尔吉在家。当他听到石拉布多尔济提出的要求后，感到这是一个卡脖子的阴谋诡